

风物

椿芽儿长(外一则)

玄武

草木在寒风、冰雪中蛰伏一冬，春风一吹，嫩芽儿纷纷探头。光中望其剪影，像一只只小兽初生的绒毛般惹人怜爱。这些芽儿在漫长冬天积累养分，在春天爆发，其力无穷，一日之内晨昏之变都令人吃惊。

有些芽儿可吃，且是人间美味，比如香椿。南饮明前茶，北食香椿芽。掰了树枝，采那些从深褐到浅绿渐变的芽头，汁液沾上手指，眼前树枝晃动，同时晃动错置的，是午餐或晚餐做好的香椿炒鸡蛋。

所谓春天，在人，目之遇，肤之感，心之触，鼻之嗅，还要包括味蕾之品，对北方人而言，椿是可以食用的春天，它实在太配自己的称谓了，“椿”字右侧的“春”字，既是发音，更有人对它的食欲期盼和充分尊重。它便是春天的味道。

我猜现代人很少有机会去掰椿芽儿了，只在市场上买现成的大棚椿芽儿，一把多少钱。大棚椿芽儿味道寡淡且不说，椿芽儿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以一把多少钱来象征，总让人觉出沮丧。

椿芽儿之美，椿芽儿所代表的春天之味美，更在于摘取的过程。我还留着少年记忆：院落之后有一棵椿树，枝丫离房顶有一截距离。它保存了我少年时代每个春天的成就感。爬树摘椿是我的事。椿树枝干光滑细腻，有熟练爬树技艺的少年方能胜任。坐在树上摘完椿芽儿，意犹未尽，每每站起身来，在与房顶平行的树枝上荡动枝条，借弹力忽然一跃，就飞到了房顶，下面惊呼，是拾椿芽儿的奶奶和弟弟。

从房顶返回椿树更难。树干距离房顶一米多，需要看准，伸双臂，在房顶边缘身体向椿树垂直倒下，过去时手正好抓住树干。那时我就只有一米多高的个头。倒下抓住树干时，人就像一根横在房顶与树干之间的小桥。这样做必须万无一失，若失手就相当于自杀。多少次我在反复掂量树下的尖石和地面的软硬。有一次黄昏心慌，无法在房顶返回椿树，忽生冒险之心，打算从房顶直接跃下至院里。昏黄的光线中，站在院里的弟弟傻傻地抬头望我，五六米的高度，使他的身体变得那么矮小。我没敢跳。

那么椿树于我还代表春天的危险，而我安然跃过许多个春天。有时感念造物，敬畏之心油然而起。在我少年时，一些玩伴儿要么被造物收去，要么伤痛伴随一生。比如小伙伴儿在我们常玩的水库淹死了，有小伙伴儿玩跳井游戏时跌落井中。我记得那惊恐：暴雨之后放学回家，独自一人从井上跃过，脚底一滑，在井上面摔倒，横在井口上。

这是旱井，浊流仍在汇入，翻滚，井水已满溢，我的红领巾浸在水中。许久我不敢动，听着自己爆裂一般的心跳。我等四肢和井沿牢固地接触，又担心时间过久，手脚力不能支。它成为我持续一生的噩梦，每在情绪极度紧张时，都会梦见这一幕。

而当我年少坐在椿树高处望远处的春光时，也多次想到这次可怕的危险。我不停地荡树枝，以确定要爬过去的树枝能承受的分量。椿树长得飞快，椿芽儿之后，椿树会长出稍硬的枝条，已不能做菜吃。掰下椿枝，像剥香蕉一样剥它的嫩皮，吃那椿枝。微甜，异香，脆嫩。吃得太多，有时生惧意，想自己头顶会长出椿芽儿。说像剥香蕉一样剥椿枝皮，是后来的比喻，少年时我没有吃过香蕉，也没有见过。

时光飞快，椿树枝再长半月，内质就变得坚硬，不能吃。它们呼呼地长着，仿佛风一吹便伸出一截手臂来捕捉雨露，也打捞日光和月光。

树花碎

望见一棵好树，忍不住驻车去细看。

我潜意识里，这才该是花的样子。高举一树繁花，满不在乎地开着。边开边落，它即便落花，也像精灵一般，抓了大把大把的花瓣自高空抛下，飞扬扬扬，洋洋洒洒。像那些低矮的植株，开几朵娇嫩的花，风一吹就陷在泥里的，我不屑。包括牡丹。

这大树的花还能吃。

友人葛水平说，她幼年生活的山里有很多高高大大深深宅，但没有人告诉她那是美的。她说了这么多年，到今天，才明白些美，尝试着重新来过。

大树之美，也恰是我幼年印象中极深的美。只是多少年，我不敢承认它便是美，大美，令人战栗的大美。它那么简陋，无须照料，随随便便开那么多花，又长得那么快、那么高大——它算花吗？多少年里，我的确有点儿羞愧地不敢肯定。

而今日我知，它便是素朴的、强大的、坚韧的，是大美之花。

昨日我便路见一树这样的花，它正盛开，在正午与明晃晃的阳光夺辉。它满树披离的雪白的花串，的确使阳光为之黯然。它在车窗外一闪而过。我心中起了惊悸。而时间静默中止，仿佛很久。

不是我开车，手机也没电。若是已高饮大酒，我唯愿上前，抱住它苍黑的、满是裂纹的树干，大哭一场。它凭什么，如此打动我。

然而它就站在一片臭水沟旁。周围破烂狼藉。今天我遇到的树亦然，没有臭水沟，是路边。那里拆房修路，灰尘恣意放荡于其上，花朵已是暗白。

树下，已有很多被拉断的花枝。显然，折它的人只取大的花串，小串不要，上面花依然多，却已蔫软，想必躺在地上已有些时间。

不远处，有妇女仍在折枝。我没有说什么，开车离开。下次我来，树未必还在。也许它们只剩一个个仅露出地面的树桩，被截断的平面惨白如骨。什么都没了，连被截断时它们发出的尖细的嘶叫，也消失在空气中。更可能，它所在的村子也荡然无存。推土机呼啸，上面很快大楼林立。这场景司空见惯，无奈到让人不愿去想，让人拼命在心里骗自己，这种事不存在。

我只是见证者和记录者。在此时既受到美的打击，又受到美被毁坏的打击，在这双重的打击之下沉默前行，而眼前恍惚。

它们是槐花。

微小说

走一趟陕北

付桂秋



插画 胡文光

爷爷去世时我还不记事。在我12岁那年，奶奶也去南山陪他了。

那年寒假一到，我爹就要带我走一趟陕北。我妈妈的银盆大脸立刻就拉成了马脸，她掐腰跺脚指着爹骂道，“没心没肺！老太太寿材钱欠着呢，你还想往外跑，上哪儿借钱去？日子不过了？”

我爹梗脖子瞪眼嘟着嘴，说我一直等着把俩老人伺候走回趟家呢！

我妈指着地面说：“这儿才是你家！除了我和四个娃，你哪儿还有亲人？拉一屁股饥荒还想什么陕南北的，心长膀骨轴上了？”

我妈一激动，突然就哇哇地呕起来。我爹眼睛就长了，说莫不是你又怀上了？

我妈瞪他。我爹立时就蔫儿了，双手抱头，无奈地蹲在了墙根儿。

我妈说这回和前四个都不一样，该是个闺女。

我爹说这老五不管是男是女，以后再不能生了！

我妈说，不是闺女我还要！

爹这么一迟疑就没走成，陕北就此成了一个梦。

那段时间，爹总阴沉个脸，偶尔他会冲沟沟吼几嗓子，裂帛般的嘶嚎声让人战栗。后来听到那首《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时，我才知道爹吼出的调调儿叫信天游。

爹告诉我，咱老家是陕北。他9岁那年，黄河发大水淹了杏花岭，他爹把他绑在一个羊皮筏上才保住了这条命。他跟着闯关东的人流浪到辽北时，被无儿无女的爷爷奶奶收养了。爹说他是一棵根基浅薄的树，被洪水冲出了千里之外。他还说，老家虽然没人了，可那模样他一直记着呢。

我中专毕业的第三年，二

弟最先结婚了。隔两年，我也结了婚。然后是老三、老四。在我儿子上学那年，我五妹也找了婆家。爹妈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可我发现，爹这时已变成勾腰驼背的老头儿了。这时兴起来去外地打工，我三个弟弟都要出去。我爹说啥也不让，他说农民种地才是正道。他就拢着三个儿子承包人家的地来种玉米。后来，打工回来的人在村里盖起了新瓦房，接着就有第二家、第三家起了新宅子。

我爹掐指一算，拍着大腿说咱也盖！说他是一家人的根，得活出一家人的脸面来！他说要盖全村唯一的高门大

院，红砖红瓦，一排十二间亮堂堂的大房子！他就带着我三个弟弟各料，吩咐住城里的我也必须出两万，说这是家，他住的三间将来留给我。

一年后，当全村最气派的房子一盖起来，我爹那张褶皱纵横的脸就光灿灿的了，那勾着的腰背仿佛也伸直了些。同时我也发现，爹的脚步再不铿镗作响了。

房子盖完爹也累垮了，一年多就不行了。但他心里明白，说等我死了，你们把我送回陕北榆林桃花岭二道岔埋了吧，我想听黄河的水声。

这世上，人的愿望总会被

南海，南海

张少恩

飘动的国旗是蓝天碧海的定心丸

在浩瀚的南海上，远远地就能看见闪耀的一点红——那是飘扬的国旗。

每登上一个岛屿，都能看见她灿烂的笑脸。她向我招手，将我揽入怀中。仰望，她母亲般摩挲我的头顶。

依偎着这片蓝，我心中有了底。欣慰与感念并肩。带着向往与追溯，我回到了祖籍——魂牵梦萦的故里。

我听到了秦时遥远的涛声，汉时紫贝与玳瑁的渔歌，百越人出海的吆喝……隐约中，我还看见伏波将军南征的脚步；郭守敬丈量南海昼长的身影……

珠崖和儋耳，是南中国海浩瀚的执柄。祖先早已把它纳入九州版图，《舆地图》的圈点，言之凿凿。

每一个礁岛、磁石与峭头都有乳名。一艘艘海底的沉舟、古剑与铜镜都保留华夏的体温。北纬4度的U形线是历史出海的路径，灶炊的烟火味仍透着先人的气息。

大海的陶瓷——悠久的文明。景泰蓝明艳的歌吹，青花瓷温润如玉的嗓音，让我听出了炎黄口音。

南海，悠久的历史不泯，祖宗的脚步留痕。大海的波浪，如簸如斗的指纹与我们的血脉相承。

我自豪，喷薄如旭日的国旗执掌蓝天碧海，辽阔的疆域是我们的胸襟。

旗帜飘动——和大海说话，和蓝天说话。

旗帜飘动——和悠久的历史沟通，和蔚蓝色的文明交流。

旗帜，旗帜；祖国的尊严与光荣！

全富岛是我新生的胞衣

耀眼的沙滩如皓洁的月光在碧海上堆放。幸福的沙窝虫——寓于时光的量斗。

全富岛，世界最美的沙滩，如一身洁羽的雪雁，欢叫着溢出耀眼的光芒。我已将它倾倒——阳光惊喜地尖叫。多么想于此做一次天体浴，像一只幼虫的蠢萌。

灼热的北纬18度让我厌倦了衣裳。大海反对我的羞怯。如洗的沙子发出温柔的邀请。我亦可以长出羽毛、鳞片、翅膀，配合这圣域——人间的仙境。

我渴望从繁华的灯火那边弹出，在此悠然跳伞。这世界总得保存几处圣洁之地，总得让陈旧的身子和观念得到淬炼，总得有几次决绝的行为与美丽的梦想合谋。闪电——疼痛的羽化，重生的涅槃。

我们要有能力让古老的身子吐出嫩芽。传统的日子焕然一新。

全富岛是我的胞衣，我又有了新的诞生。命运闪烁着迷人的锋芒！

西沙群岛 轩辕剑之坚实的执柄

俯瞰南中国海，岛屿、沙洲、滩头……如大海的胸坠、指环、珠链和手串，如波涛的云鬓

日常琐事牵绊，一停、一站、一忙活，就一误再误。爹回老家的心事，就是被一桩桩家事一年年地拖下来，拖成了他一块隐隐作痛的心病。

可一听爹说埋老家，我妈就像小孩子似的哭开了，她流鼻涕、淌眼泪双手拍着炕沿，说这个没良心的老头子呀，我给他生儿育女过一辈子，哪有什么对不住他的地方唉？临了临了还要跑那么远，这是不想跟我合葬了？我妈又咬牙切齿指着我们，说你们都给咱听着，我俩人就埋这儿了！谁敢把他送那么老远就是不孝子！别认我这个妈！

今年总算有时间休年假了，我决定走一趟陕北，圆儿时的梦。我特意去乡下爹坟上装了一盒土，想以此来完成爹的心愿。可在陕西工作的朋友告诉我，说榆林杏花岭那段是黄河支流，河道早些年已经干涸，都皴裂了。

我从西安下高铁，坐大巴去了榆林，我要找到我爹出生的那个杏花岭。朋友帮我联系了一个当地文化馆的熟人，我跟着他，在沟壑纵横、沙丘起伏的黄土地上跋涉。我似乎又听到了爹那撕裂般的吼声。

当太阳偏西时，身披落日光华的我，手捧千里之外带来的那抔黑土，喘着粗气，爬上了一座山岗。向导说这儿就是杏花岭，不过早就没杏树了。他指着坡下一个胳膊肘形的平缓地带给我看，说这是一道岔，拐过弯就是二道岔，那儿地势更低些，曾经有人居住过，发大水后就没人了。

我的心一紧，忽然就有一串串热泪毫无提防地奔涌而出。爹呀，大儿子带你回来了！我朝坡下奔扑过去，把怀里那抔土连同滚滚流淌的热泪，一同抛撒在故乡的天地山河……

花开的声音

(组诗)

吴东升

花开了

花开了，飞到很高的空中
每一朵都是那样美丽
花开的声音，如音乐在升腾
变幻出动人的交响

灿烂的音容，是带不走的
把它全交给这个春天吧
回眸间，在山上
在你经过的站口旁
流淌着眷恋的目光

在梨树沟，在桃花山
一些知道和不知道名字的花
在大声地歌唱

梨花开在空中

梨花开了，和云朵亲吻
她幸福着她的幸福

每个人都是别人故事里的人
就如这个天空
让梨花一直这样白
让这个春天呈现绚丽的色彩

我们都在随风漂泊
那鸟儿，飞向远方
把梨花的心事送给他的友人

到现在，年轻的只是影子
永远的童年在梨树下玩耍
笑脸至今仍然和我想象的一样

行走劈山沟

劈山沟的雨，走走停停
车辆不见了
只有稍显泥泞的路
在风里
所有的景致都是那么的清晰

弯弯的山路
两旁是直立的悬崖
最喜欢听的
是路旁哗哗的溪水声
延展着一曲曲抒情的歌

花朵连着花朵，树木争相疯长
两旁的沟壑里
还有残存的冰雪闪亮
继续走吧，再走两个小时
就到大瀑布了

雨下在这里，歌唱在这里
人走在这里，梦停在这里
秀丽的劈山沟和我一样在这里

三月

三月，很多灵魂飞起来
我把那些被我捆绑的东西放出去
让它们自由地遨游于天地间

在一个广场上，人山人海
很多孩子大喊大叫着
仿佛在迎接春天的来临

我把自己举得很高
趁着东风吹来之际
和花朵一起尽情开放

我发现，有很多摇摆的姿势
在我身边来回走动
我惊叹于三月的伟力

在一段淋漓尽致的歌唱中
把自然界变幻成
我想要的姿态和色彩

光明街

多少次，在街道上张望
我都淡忘了
现在是在黄昏还是黎明
美丽的光明街，依旧美丽着

你，停留在这里已经五百年
这里是如此的陌生
又如此的熟悉
夕阳下，多少个目光在专注着

现在，我不知道
斜阳绕过街角
是否还能照到那扇窗
和窗后你那寂寞的面孔

淡青色的烟雨

城市长在树林和花草之间
熟悉的云朵在山间不愿离去
不远处，飘来淡青色的烟雨
一个台阶
还留着童年的脚印

窗外，依稀有
你我熟悉的声音，在嬉闹
有人唱着，年轻里记载着
并不孤独的过往
我知道，你已酣睡
而我却在雨的梦境里



插画 董昌秋